

在抗戰勝利的今日，回顧日本帝國主義歷來對於我們錯誤的觀念，錯誤的估計，以及種種錯誤的行為，終至於自身受到了嚴重的教訓，我們站在人類同情心的立場上說話，真是無限感慨，勝代日本嘆息。要不是他們國內軍閥的瘋狂，以及少壯軍人所受教育的不良，或許真能夠辦到他們寧願徒然空襲而並無誠意的這句話：「共存共榮」。事到如今，他們後悔已經無及了。

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，自視太高，把中國看得太低，爲了軍閥們的急功好名的慾望，發動了不可止，就奠定了中國做他們征服世界第一步的犧牲品。在短短數十年間，雖佔台灣，併吞朝鮮，由盤食東北而至於發動一九一八一事變，由製造偽滿洲國一而至於奪取平津，蹂躪華北，更進而至於發動「八一三」，不顧國際間一致的責難，而向南京，而武漢，簡直妄想把中華民國一口吞下，完全忘却了本身的醜態與矛盾，如踏虎尾，愈陷愈深，到底觸犯了世界公憤，遭受到不可抗違的懲罰，最後向我們及我們的盟國無條件投降。

對日抗戰史要叢刊序

編者

內涵的力量，自有其不可輕侮的所在，所以雖受屈辱於一時，終必抬頭於最後，歷史上不乏明證；此或日本的侵華失敗，更其是一個放在眼前最清楚的鐵證，不僅足以警惕日本，而且是供世界各國的參考。因爲中國雖以禮讓和平爲道德，到忍無可忍之時，終不惜任何犧牲，非待取到正義的使與不肯罷休。如果以中國的禮讓和平的美德與解爲怯弱無能，這就是錯誤了。

從二十六年淞滬戰事爆發至今，經過八年的奮鬥，我們終於取到了最後勝利。爲了珍視我們在八年之中的艱忍困難的奮鬥歷史，我們特於勝利完成之日，編印這部「對日抗戰史要叢刊」，供獻於國人之前，以作我們歷來工作於抗戰事業的一個小小紀念。不過倉卒成篇，對於材料的取捨，未能十分精警，所可引以自慰者，我們決不視此爲機械性質的刊物，而仍以謹慎忠誠的態度做工。希望今後再加以比較精要的整理。

淞滬抗戰史

第一章 總述

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開始的淞滬血戰，追溯其起源，應該從「九一八」洛陽之變說起，甚至於應該追溯到中日甲午第一次戰爭。因為其間都有脈絡的關聯。不過我們在這裏，求簡捷起見，就從「八一三」之變的本身做開始的敘述了。

事件的導火線，起於「虹橋事件」。八月十日下午五時半，我虹橋飛機場衛兵，見有日本海軍陸戰隊汽車一輛，向機場駛來，想衝進飛機場。衛兵喝令停車，車中所載的日本兵二人，要我警告於不顧，而且拔槍向我衛兵轟擊。那時候已經時常有日本人向我機場來作窺探，顯然存心不可測。我衛兵愛有上峰命令，遇有少數日本人來作滋擾，不可還擊，以免引起糾葛，所以機場衛士不予還擊。可是這兩個日本兵，卒但不聽我衛士的阻止，竟然將我附

淞滬抗戰史

目次

- 第一章 血戰經過詳記
- 第二章 薛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
- 第三章 總統羅斯福致加勞斯脫
- 第四章 日軍對於戰事

近的保安隊一名，射擊至死。保安隊爲自衛計，不能不開槍還擊，當時把兩個日本兵擊斃。於是造成了所謂「虹橋事件」。那兩個日兵，一個是「上海日軍陸戰隊第一中隊長」大山勇夫，一個是一等水兵齋藤要藏。大戰之機，由是就一觸而發了。

當時擔任警備京滬之職的司令官，是張治中氏，也就是第五軍長。以下參加戰役的重要將領，是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，副師長馮聖法，參謀長陳素農，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，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，蘇浙邊區司令張發奎等。上海戒嚴司令楊虎。

當時日本主持侵略的人物，首相近衛，陸相杉山，海相米內，外相廣田等。杉山的談話中，曾經說過：「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，不能逆料，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，克服一切困難，縱令中國作長期之抵抗，日本軍部非使華軍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達到以前，亦決不能罷手」。氣鼓之盛，可見一斑，到現在看來，無非是一場夢話而已。

日本藉口虹橋事件，由國內調集重兵來滬。八月十三日晨三時，淞戰開始。自此以後，雙方戰鬥劇烈，大過於第一次「一二八」淞戰情形。上海各界人士，無不乘時崛起，幫助戰場勇士一同奮鬥，所以我軍士氣激昂，沈着應戰，使日軍大受創傷，不敢再作一鼓而下淞滬的夢想了。兩軍相持凡二月有餘，到了十月二十七日，我軍因已達到預期的消耗戰目的，奉令開始從閘北區域撤退，轉進新防線，堅守滬西南翔以至瀏河的新陣地，繼續抗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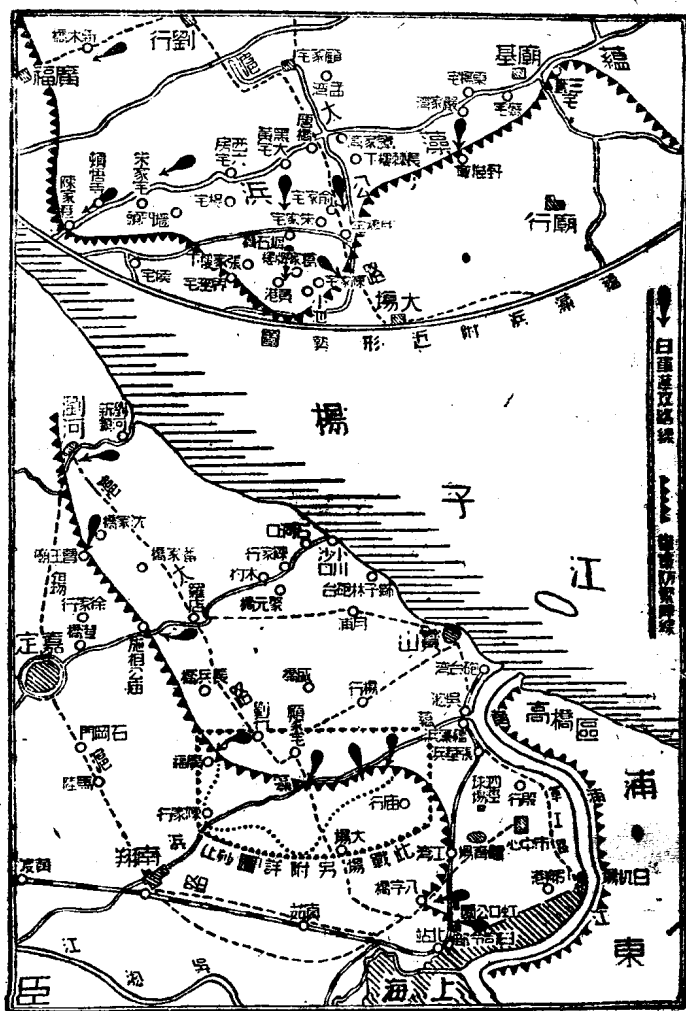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戰 抗 滬 港

第二章 血戰經過詳記

第一節 我軍直搗匯山碼頭

八月十三日晨三時，日軍向我開北橫浜橋以東及青雲橋一帶守軍開槍挑釁。我守軍並未予以還擊。到了九時五十分，日陸戰隊七八十人圍越淞滬鐵路，銜往寶山路；我守軍乃忍無可忍，當予猛烈還擊，日軍不支潰退。下午四時，戰區擴至八字橋，江灣路，天通庵路等處，五時以後，日軍用燒夷彈向我轟擊，開北若干房屋，均被燃燒。但我軍奮勇衝鋒，於硝煙如霧之下，進駐八字橋。

十四日，我空軍出動，轟炸浦江敵艦。我陸空軍上部隊亦猛烈掃蕩，日軍受創奇重。

十五日，戰事歷廿餘小時之久，我各線均有進展。

十六日晨四時，戰事轉於沉靜。至十六日夜，我軍包抄江灣敵軍司令部。

十七日我軍佔領虹鎮以南，范家宅附近之敵海軍操場。敵出雲號旗艦，中我魚雷，受創甚重。

十八日，我軍前線挺進，敵軍大砲全失威力，遂退為前哨戰。我空軍英勇作戰，五日來共擊落敵機卅架以上。虹口敵軍因被我切斷其左右聯絡，紛紛敗竄租界，至十九日下午七時，我軍伸展至匯山碼頭，敵勢窮蹙，直趨萬縣。

二十日，我空軍轟炸敵軍司令部，命中起火。敵機炸南市，被我高射砲擊落二架。敵軍連日在虹口方面，戰事失利，其增援部隊，又爲我所阻，不克登陸，於是想在川沙方面之白龍港登岸，又爲我守軍發現，即予擊退。廿一日晚，敵軍在吳淞方面集中兵力，向我進犯，我軍發砲還擊，砲火猛烈，予敵重創。敵軍登陸企圖，至是完全失敗。

匯山碼頭一帶陣地自我軍佔領後，敵軍已狼狽不堪，有殘敵近四百人，越外白渡橋南竄，爲英軍繳械，送往膠州路管押。下午三時半，又有殘敵卅餘名，潰退至楊樹浦，闖進厚豐紗廠，該廠留有職工六十餘名，殘敵用手榴彈步槍向之射擊，致死傷甚衆。敵軍殘酷，竟至於此。

廿二日夜十一時以後，敵軍被我重重包圍中。我各路均有進展，浦東敵軍，經我襲擊，亦全線潰退。計敵自作戰以來，死傷已達六千人，其自動逃出戰線，爲英軍所俘者，又達千人。損失過半矣。

廿三日拂曉，結集在北四川路之殘敵，以重砲裝甲車爲掩護，由吳淞路，虬江路，乍浦路等處，分別向我軍右翼陣地反攻，企圖突破我軍陣地，解除其司令部之包圍。我軍防禦鞏固，敵軍雖經猛衝，未能損我毫末，且爲我伏守要隘各軍，以機關槍掃射，敵軍死亡百餘人之多。激戰後敵卒潰退。我乘勝由中州路，赫司克而路，邢家宅路各方面挺進，包圍敵軍陣地。是日晨四時三刻，敵機二十餘架，飛往吳淞，開北，浦東，南市，大場，真如，龍華等處，偵察我軍陣地，急圖轟炸未逞。

廿四日天將破曉之際，吳淞蘆蕩浜外面，駛來日艦三艘，向我軍陣地用重砲轟擊，我亦奮勇還擊，至六時許，砲聲尚未停止，但終未得登陸。同時吳淞砲台灣三峽水沿長江海面，又駛來日艦十餘艘，相繼向我發砲，我當予還擊，砲火四射，子彈橫飛，激戰達兩小時許，敵無法進襲，遂向北駛去。

第二節 我軍退出匯山碼頭

自我軍佔領匯山碼頭後，殘敵東西兩路，失却聯絡，浦江中敵出雲旗艦，也被我魚雷擊損，逃出浦江；戰爭的重心，因而由滬東移到濱海一帶。此次敵方侵我淞滬，又想抄襲「一二八」故智，由沿海各港口登陸，我方預料及此，在沿海全線密佈防軍，予以迎頭痛擊，故敵軍在港口企圖登陸不成，在白龍港也然。至廿五日晨四時許，敵軍的主力部隊，在飛機廿餘架，和敵艦十餘艘的砲火掩護下，又在寶山小川沙口企圖登陸，向我羅店方面猛力進攻，卒爲我守軍予以痛擊。戰事延續至廿六日晚十一時半，敵方因傷亡過衆，不支潰退。同時敵艦多艘隨帶小艇開抵匯海灘，以排砲向我岸上轟擊，移時即以小艇滿載步隊駛近灘岸潮湧上陸。當時我守軍佯示力薄，僅以小部隊與敵周旋，俟敵軍乘機深入時，才以機關槍的集中火力，向敵全線掃射，復用砲火脅迫敵軍後路，以致敵軍進退兩難，幾將全軍覆沒。瀏河方面，當敵人進擾羅店時，也曾發現敵蹤，經我沿海口守備部隊沉着應付，敵遂不得逞。

困守虹口一帶的敵軍殘部，於二十八日晚，在浦江敵艦的砲火掩護下，向我守軍陣地猛烈反攻，企圖突圍。我軍也以巨砲還擊，于虹口敵軍以大創。有數彈落達路日軍的中心區

域，一彈則擊中三角地小菜場，我方因克復匯山碼頭的中路部隊，突出過甚，恐受意外襲擊，暫時撤退，使東西兩路互相啣接。敵人的宣傳機關，乘機造謠。說日軍已登陸若干萬人。又放出我方在虹口一帶的軍隊，已完全撤退，租界區域內已完全沒有華軍的謠言其實都是言過其實。

第三節 日本海空軍之活動

自二十八日以來，最劇烈的戰爭，是在吳淞鎮附近。三十一日清晨，大批敵軍，企圖在江邊登陸，爲我軍攻擊後，越蘊藻浜而竄至吳淞，向北前進。我駐砲台灣方面的大軍，遂全面出擊，一時砲火密集槍如聯珠。九月一日晨，敵增援二千人，再度在吳淞鎮強行登陸，敵機十餘架，在上空向我陣地投彈轟炸；江心的敵艦，同時以上砲密集射擊，我扼守吳淞的部隊，不避犧牲，向登陸的敵軍奮勇迎擊。激戰約數小時。

二日上午八九時，戰況又形猛烈，因連犯砲台灣獅子林的敵軍，經我軍擊退後，紛向吳淞鎮逃竄，故我吳淞守軍遂將敵完全包圍。虹口方面的敵軍殘部，仍幾度企圖突圍。反攻閘北，八字橋，殷行等地，均不得逞。我方砲兵陣地，遂以重砲向虹口一帶之敵軍轟擊。三日上午九時左右，浦江敵艦，爲掩護敵軍在浦東登陸，又開巨砲向我浦東轟擊。敵軍雖屢戰敗北，仍企圖在各港口登陸，向本國乞派援軍來滬，以達其侵略之目的。

這次的全面抗戰中，我們是利於遲延時日，使戰爭變成爲長期的戰爭；敵人却反乎此，志在速戰，從它增調大批援軍來滬一事看來，已經是明顯的企圖了。截至五日止，敵軍在滬

作戰的實力，陸軍至少已經達到七萬人，內有最精悍的久留米師團，海軍方面，大小艦也不下七十餘艘，砲位合計幾近七百門；此外尚有新式的飛機二百架以上。敵人有這樣的作戰實力，所以在每次向●進襲的時候，都是運用最密集的火砲，不惜極度的浪費，而希望迅速將我解決。攻吳淞時是用這樣的戰術，侵犯寶山時也是用這樣的戰術：一方面由敵艦開砲轟擊，一方面又派大隊的飛機在我陣地猛烈投彈轟炸，當時在寶山的我方守軍，曾受到相當的損失，不得已退入寶山城內，敵軍復以重砲及飛機，向城內猛烈轟擊，以致無辜的居民也大受塗炭。六日晨十時，我增援之某精銳部隊已經趕到，與敵遭遇肉搏。我軍進至寶山三里之三官堂，敵軍應援部隊也到達，雙方再度猛戰，到了下午三時半，寶山城廂的敵軍，被我們完全擊潰。吳淞方面，七日夜的反攻也遭到我軍的痛擊，竊居的殘敵，更是到了「勢窮力蹙」的時候。在虹口方面，敵人雖也企圖突圍而出，且一再侵犯閘北，終是徒勞而無功。敵人企圖以最小的損失來易最大的收穫的計劃，終難實現。

據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載，敵方空軍人員的死亡及失蹤人數，八月二十日，就有三名，二十一日在句容也有三名，在揚州一名，南京十三名，蘇州一名，南昌一名，二十二日上海一名，二十三日上海二名，南京五名，二十四日上海二名，二十六日失蹤一名，二十七自失蹤九名，合共四十二名之多。二十七日以後的損失尚不在內。

第四節 日軍改變戰術

七日寶山大戰，敵方應用飛機轟擊，並同時向我輪流轟擊，以致城垣被毀，敵之戰車乃由

勢隙駛入；當時我死守孤城之姚營，全營官兵壯烈犧牲。但其餘各線我軍均有進展。敵因大包围的計劃已失敗，改取「中央突破」的策略，浦江中的敵艦，頻以大砲向引翔港跑馬廳一帶我軍陣地轟擊，掩護敵軍前進，我即以機槍迫擊砲還擊。我軍一部，且猛力反攻，迫近虬江碼頭。敵爲牽制我軍起見，終日砲擊我浦東與開北。

八日上午，敵又藉砲火的掩護，企圖衝入開北寶山路，及在浦東登陸，均爲我軍擊退。反攻市中心區的敵軍，也爲我擊退至江邊，狼狽不堪。晚七時許，我英勇空軍，又飛晝夜襲，敵陣地有幾處着彈起火。

九日晨零時及一時許，我機又再度飛晝襲擊浦中敵艦，當有一艘爲我擊中。是日最激烈之戰爭，係在市中心區方面，因虬江碼頭敵軍千餘，在海空兩方砲火的掩護下，向我軍工路陣地猛攻，初爲我擊退，敵聯隊長飯田七郎及中隊長梅田貞夫均被我當場擊斃，但敵仍繼續來犯，以致戰事竟日未息，至揚行一線，我軍扼守揚行油車，阻敵前進，並俟機反攻寶山之敵。開北方面，午後以迄晚間，敵軍幾次來犯，均被我軍奮勇擊退。

十日敵圖在浦東登陸，浦江中曾兩度發生激烈砲戰，敵方二十一號驅逐艦一艘，及停泊於郵船會社碼頭之敵運輸艦一艘，均被我擊中。虹口敵軍陣地多處也相繼着彈起火。虬江碼頭殘敵，晚間企圖突圍，卒爲我擊退。揚行月浦等處敵軍，也已爲我所擊潰。寶山敵軍見爲我重重包围。晚間我空軍復飛晝夜襲，吳淞路北站等處上空，均有激烈空戰。

十一日前線戰事，以月浦揚行線最爲猛烈。敵於十日夜已將主力分爲兩路，向月浦揚行

進犯，企圖打通吳淞羅店之線。晨五時許，在敵艦猛烈砲火掩護下，復以坦克車引導步兵衝鋒，來勢兇猛。我軍沉着應戰，月浦方面始終堅守；楊行方面一度被敵突破，惟敵坦克車四輛被我砲隊擊毀，至夕陽西下時，我軍即以生力軍猛烈反攻，進展殊為得手。其餘羅店，蘆藻浜，瀏河等處，敵或進犯未逞，或突圍不遂。戰事也相當激烈。是日上午九時許，復有敵機九架，在非戰區域的龍華廟上一共丟下炸彈近三十枚，將廟宇炸燬，並有寺僧及附近居民被炸死傷多人。

第五節 戰事入緊張階段

十二日晨拂曉，楊行方面展開空前前的銜鋒肉搏戰。我軍以戰略關係，遂將陣線向東南瞿家浜一帶撤移。月浦方面，我仍扼守原來陣線，與敵軍在肉搏混戰。羅店瀏河方面，敵仍被我重重圍困。蘆藻浜張華浜一帶，敵以重砲不斷轟擊，我損失甚微。敵兩度進犯我八字橋，均為我軍擊退。我空軍於夜間飛滬轟炸敵艦，擊中五艘，其中二艘是巡艦。

十三日我軍自月浦楊行一線後撤至瞿家浜後，市中心區引翔鄭及楊樹浦一帶陣地，已成突出之形勢，在軍事上是極度不利的形勢，為避免無謂犧牲計，即日上午以整齊之陣容，自動移至北站江灣一帶的第一道防線，改取守勢。

十四日各線敵軍均有進犯企圖。劉行線上更趨猛烈，敵傾一旅團向劉行線西進；我廟行方面部隊特趕來增援，將敵全部包圍。激戰至上午十時許，敵人不支，一部向楊行方面潰退。下午三時，敵又進犯劉行廟行，我忠勇守軍乃起而應戰，雙方猛烈肉搏，至深夜尚在血

戰中。又江灣黃興路其美路一帶，上午十一時起，六三花園，虹口公園之敵又放烟幕掩護，逐步前移，犯我愛國女校及柳營路方面陣地，均爲我擊退。市中心區方面，翔殷路上曾發生遭遇戰，我予敵重大打擊，敵遂退翔殷路與我相持。自晨六時起以迄午刻，浦江敵艦斷續向我浦東方面砲擊。自我退守第一道防線後，並將羅店方面兩翼部隊向後移動惟仍固守羅店鎮突出之點。十五日傍晚，我後方部隊開到增援，我乃在大雨滂沱中，與敵肉搏於泥濘之中，因我軍英勇前進，敵狼狽潰退，我軍即克復羅店鎮並乘勝向東追擊，恢復羅店鎮東郊原有陣地。

十六日晨敵有一部由小川沙登岸增援，午刻向羅店反攻。下午五時許，敵以三百人死力反攻我羅店西郊之侯家浜，爲我磨旅奮勇抵抗，敵即不支潰退，是役敵軍傷亡甚多。自開北柳營路水電路到江灣體育會路一線，是晚八時一刻，敵軍一聯隊又以坦克車十餘輛前導，分向持志大學及體育會路方面我軍陣線進攻，我軍俟敵逼近時，即躍出戰壕，與敵肉搏，激戰一小時，殺敵數百，敵勢不支即紛紛潰退。午夜敵又來犯。雙方激戰。劉行方面，我軍採取攻勢，一日中已收復村莊數處，將敵擊退一公里餘。至浦東一線，敵仍積極企圖登陸。上午八時，泊浦江中之敵艦數艘，聯合開砲轟擊；應用汽艇多艘，滿載敵軍，疾駛南洋坎山諸碼頭，企圖登陸未逞。

第六節 我空軍奮勇出擊

十七日天氣陰雨，全線沉寂。羅店，楊行開北一帶，僅有小接觸。

十八日爲「九一八」的六週年紀念日，當夜我空軍飛滬夜襲，展開空前未有的大空戰。我轟炸機一大隊，七時許出現滬空，向黃浦江上遊一帶敵艦投擲炸彈四枚，再飛淞口轟炸。折回楊樹浦虹口一帶，投彈多枚。九時許，我機又在楊樹浦公大紗廠附近，向敵軍新築飛機場投下炸彈五枚，敵機出動，與我機作激烈之遭遇戰，雙方互放機關槍，接戰約一刻鐘之久，槍聲始息。十一時一刻，我大隊飛機再度飛滬轟炸，投彈無數，至晨一時廿分左右，始安然離滬返防。是役敵方損失奇重。按：我空軍擊落敵機之第一架，係重轟炸機，在杭州笕橋上空，爲高志航隊長所擊毀，落於笕橋附近之半山，機身全毀，駕駛員六人全被炸死。

十九日間北方面，互開巨砲轟擊。敵軍企圖完成其中央突破戰略，切斷我淞滬全線聯絡，經我軍痛擊後，此計劃已全部失敗。

二十日，敵猛行側翼攻擊，我右翼距劉行二里許之孟灣一帶，當時砲火之猛，得未曾有，同時猛攻楊行羅店之線，但均未得逞。至市中心區的敵軍砲兵陣地，晨間開砲向我江灣及持志大學附近陣地轟擊，浦東方面的我軍，也遭敵軍的砲擊，我軍並無損失。是日晚十時五十分，我空軍一隊又來浦江襲擊敵艦，當我機已逼近敵艦上空時，敵始發覺，倉皇以紅色信號及高射機關槍高射砲等向空亂放，但我機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投下炸彈，隆隆巨響，附近咸聞爆炸之聲。

廿一日瀏河附近有接觸，敵艦亦向我陣地猛攻，均被我軍奮勇擊退。廿二日戰事，以瀏行方面爲最激烈。敵軍於午後二時，以一聯隊之衆，猛力攻擊我瀏行附近孟灣的陣地，我從

其中部突擊，並掃射其衝鋒大隊，敵倉惶逃去，至五時左右，廟行沿蘆溝一帶的敵軍，與我軍也有激烈接觸。

廿三日晨五時許，劉行顧家宅一線，有敵軍五百餘向張家宅楊木橋我陣地進攻，我軍俟其迫近時，即躍出戰壕，以刺刀向敵猛撲，當被我殺傷二三百人。十一時半敵再來犯，也爲我擊退，下午一時起，敵即發砲猛擊顧家宅附近，前後共落二千餘枚。吾砲兵陣地當亦發砲還擊，直至晚八時始止。羅店方面右翼吾軍，於拂曉時分，乘敵不備，突派勁旅一隊，越滬太公路向敵猛烈反攻，敵不支而退，我軍乘勝追擊，東追達二千公尺，敵退據南塘口東蘇塘之線。憑工事頑守。

第七節 我軍放棄開北

敵軍於九月十六日，用兵艦聯合向爛泥渡陸家嘴轟擊，同時用汽艇載運日軍，在南洋墳山各碼頭登陸。十七日，日軍又以四千餘人在虬江碼頭登陸。移動主力，向我江灣方面進攻。到二十四日，日軍向羅店，劉行，江灣到八字橋，展開全線攻擊。除國內調來大軍外，又集中飛機大砲，作不顧一切的拚命轟擊。我軍堅守兩星期之久，爲避免無謂犧牲以保全實力計，始行作此線的自動撤退。

日軍取得了江灣方面的據點後，就以其主力向租界北區移動，企圖進攻開北。十月二日起，日軍偷渡蘆溝。到十二日，蘆溝南岸的日軍，向壩石橋宅出擊。十四日的夜間，日軍企圖突破我大場與南翔間的公路線，由黑大黃宅向葛家牌樓方面猛撲，以期達到包圍我大

場守軍的目的。從蘇滬浜沿岸到大場一帶，至是展開空前未有的激烈戰爭，造成了淞滬戰役中最悲壯的一頁。

十月二十日起，敵軍以重兵猛撲大南公路線，直趨大場的左翼，我軍與之血戰五日，劉行方面的敵軍，從二十四日起，直撲大場以西的塔河橋宅。至是，敵軍深入公路綫已一公里，廟行大場的我軍陣地，遂形突出，大場情勢，就呈緊張狀態。可是我軍依然把握在手。到二十六日止，我軍陣線，從大場東面，經大場及市中心區向東北而成就一個半圓形，繞於江灣之北。敵軍屢次從正面進犯，都不得逞。最後敵軍集中兵力，以戰車四十輛作前導，向大場以西一公里許的地點突破，胡家宅塔河橋等處；遂因之不復可守。其後日軍渡走馬塘，大場的形勢，又爲之一變，我守軍爲戰略關係，就向南方作移動。

敵軍繼續向大場以西進攻，我軍開北的左翼陣地，也因而感受到威脅，十月二十六日之夜，開北我軍八十八師忠勇將士八百餘人，由團附謝晉元，營長楊瑞符領導之下，掩護主力部隊撤退，我大軍既已安全撤退，八百孤軍賈其餘勇，佈防於開北新垃圾橋以北附近各要隘，向長驅而來的敵軍作迎擊。最後退集於橋西的四行倉庫的七層大廈中，分據各樓，憑窗固守。以示我軍一息尚存，一彈不盡，決不與敵人妥協，決不放下武器的嚴正不屈精神。當時租界內西藏路英軍，曾請德軍退入租界，孤軍拒絕。血戰四日之後，奉到蔣委員長命令，始於十月三十日，退出四行倉庫。八百孤軍的榮譽，也就傳播於世界了。

第八節 我軍退出南市

我軍既於大場開北作撤退，就在從長江口到蘇州河沿岸佈置新防線，從瀏河起，經曹王廟，澄橋，廣福，小南翔，橫跨京滬鐵路到江橋，更越蘇州河，北新涇，到梵王渡，全長三十五公里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敵軍開始向蘇州河南岸發動攻勢。三十日及次日，先後在周家橋，陳家渡，陸家埭各處作偷渡，都爲我軍或予殲滅或予擊退。

敵軍偷渡不逞，改變方針，向蘇州河西岸作強渡。那時候我浦東砲兵，向浦江敵艦及滬東敵軍作猛烈射擊，使敵方受到牽制而壓低其活動力量。敵軍在蘇州河沿岸不得進展，又想從長江口瀏河一帶作登陸戰，我軍防守嚴密，敵軍無隙可乘，仍歸失敗。

十一月五日，天方黎明，我杭州灣方面駐軍，剛在換防之際，日本海軍突然乘此機會，發動杭州灣登陸戰，於乍浦東北的金山衛，全公亭，潘涇鎮三處取得據點，一面由金山衛趨張堰，松隱，米市渡而直撲松江，一面由漕涇鎮趨亭林，葉榭攻取閘行。我軍以長期抗戰爲重，非保全實力不可，爲避免後路被截而失却聯絡，就決定放棄漕涇西與浦東的陣地，而向京滬鐵路以西轉進新陣地。

自從十一月九日浦東我軍撤退後，南市就成爲敵軍的最後目標。鏖戰到十一日，敵軍由日暉港登岸，以戰事爲前導，掩護步兵，作猛力進攻。我軍在浦東南市的堅強支持，目的是在掩護大軍撤退，到了此時，我軍撤退已經完成，南市防軍的任務已經達到，就於十一日午夜以後，放棄這淞滬大戰的最後保衛地，安全撤退。至此，大上海防守，已告一段落，淞滬

戰局，於焉結束，留待將來的克復了。當然，我軍現在已克復大上海，足見當時的撤退，無非是戰略關係罷了！

淞滬血戰，自從八月十三日在天通庵，橫濱路開端，到十一月十一日南市撤退，爲期延長到三月之久，敵方先後增援，達七次之多，金山衛登陸之時，兵力已增加到十四個師團，死傷之數，當有十萬，人力消耗如此，武器方面的消耗，自然也必可觀。同時我軍鏖戰三月，不僅使敵人破滅了「不堪一擊」的幻想，更其顯示了我軍對於抗戰的決心和力量於世界各國之前，而使世界各國對中國能夠有一個新的認識。

第三章 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

蔣委員長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發表告全國國民書，致訓國民，「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，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」。恭錄全文如下：

此次抗戰，開始迄今，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卅萬以上，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，更不能以數計，犧牲之重，實爲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觀，中正身爲統帥，使國家人民蒙此巨大犧牲，責任所在，無可旁貸，中心痛苦，實十萬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衆，一息尚存，唯有摩頂放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。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，以報黨國，以慰同胞。敵人侵略中國，本有兩途，一曰鯨吞，一曰蠶食，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，繼此必益張